



城市文明的靈魂

2018年，我作為幾個文學社團的召集人，給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唐英年主席寫了一封信，並附《在西九文化區設立香港文學館藏的倡議書》。我在致唐英年的信中，歷述建立「香港文學館」的迫切性，指出：

「文學館藏當然包括了廣為收藏的作家手跡、研究資料、整理香港各個時期的文學成果，但在我們看來，這只是其中一個功能。文學館藏還有研究、展示、教育、推廣、保護等功能。」

「文學館藏不僅是文化人聚腳的地方，還是普羅大眾接受文學教育與人文之美薰陶的地方，可以讓更多的人認識香港文學的過去、現在及未來，和與中華文化不可割裂的關係，並透過文學推廣香港的文化，了解香港的社會嬗變及歷史經驗，感受這個都市的獨特創意與文化品牌。」

「我們始終相信，香港文學館藏的建立，有利於促進中國的優秀文學傳統及與西方文學的交流。香港具有自由的創作空間，而且有中西文化交匯的區域優勢，實在應該充分利用此有利條件，促進中國文學包括香港文學與世界文學的交流與接軌。香港具備條件邀請國際著名文學家來港駐足創作、文學交流，更有利於舉辦有國

際影響意義的世界性文學活動，同時有助於香港奠定區內華文文學交流中心的地位。」

唐主席在回信中覺得在西九文化區沒有必要建立香港文學館，並予以否決了。

月前，我們向李家超先生遞交《呼籲在西九文化區建立「香港文學館」》，並且強調：「文學是一個國家、城市的文化精神支柱和靈魂。作為國家新規劃之一：將香港打造對外國際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如果缺乏了文學這個重要元素，香港這棵文化之樹，將會是失血的、蒼白的。因為文學是原創的，戲劇、電影等等的表演藝術，基本上都是改編自文學著作，前者比香港文學獲得更多的資源（在西九也有自己的館藏）。因此，給香港文學更大支持及提供更多資源，建立香港文學館，刻不容緩！」

為什麼說建立香港文學館是刻不容緩？最近接觸到不少研究香港文學的內地和海外學者，他們要深入全面了解香港文學，都遇到很棘手的問題，他們跑香港公共圖書館、大學圖書館，所獲得資料往往是零散的，甚至殘缺不全的，不要說是完整的資料，簡單如要找一本舊文學雜誌的全本，也是戛戛乎其難。無他，香港欠缺一個有水平的文學館藏。

（「倡建香港文學館」之二）



端午文化的家國情懷

一年一度的端午剛過去，每年的農曆初五，我們都會吃糉子、賽龍舟，這就是傳統端午節的文化。端午節是中國傳統節慶中，最有家國情懷的節日。

大家都知道，端午節會紀念戰國時期楚國的愛國詩人屈原。屈原為國諫言，反對楚國見利忘義，與秦國議和，得罪楚頃襄王，被流放於當時更偏遠的江南地區，歷時18年。當秦國攻破楚國都城，楚國被迫遷都，屈原憂憤悲傷，投入汨羅江而死。端午節紀念的另一個歷史人物，也是愛國忠臣，伍子胥受吳王闔閭重用，軍功顯赫。後來，吳王夫差繼位，不滿伍子胥「聯齊抗越」，誤信讒言，賜死伍子胥，後吳國終被越王勾踐所滅。

由此可見，端午節文化自古就推崇忠心愛國的家國情懷。當然，端午節比屈原、伍子胥所在時代更早已經出現，據考據，端午節起源於當時江浙地區吳越部族的龍圖騰祭祀，因為吳越部族認為自己是龍的傳人，所以每年舉行祭祀儀式，祈求祛病防疫，風調雨順，五穀豐登。所以糉子和龍舟最早的出現都是祭祀儀式的一部分。這也說明端午節自古就是中華民族精神的展現，體現了天人合一的中國傳統哲學。

端午節在香港很早就已經受到重視。1962年4月，當時香港政府首次法定假日立法，端午節已經成為正式的公共假期，而內地也在2007年也把端午節正式加入國家法定假日。2009年9月，端午節成為中國首個列入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節日。可見，即使在回歸前華洋共處的香港，端午節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大代表，是被香港人廣為接受的中華文化之根。

端午節在香港，也有很多有特色的傳統文化活

動，比如大澳的龍舟競渡。端午當天，會將當地幾座古廟的神像放在龍舟上，巡遊大澳各水道，沿途居民會焚香祭拜，最後將神像歸還廟宇。這項傳統儀式在2011年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大澳保留這樣的國家節慶活動，體現了香港源源不斷的中華傳統文化，也蕴含了心繫家國的寬廣情懷。我最近小提琴演奏意大利作曲家維瓦爾第的作品《四季》，拍攝MV就特意選在大澳，在小船上演奏，一路巡遊水道，體現出特有的中國元素，香港特色。

在我看來，中國傳統文化的家國情懷絕對是香港的財富，中國文化為根，中西合璧，洋為中用，這就是香港賴以成功的特色。最近候任行政長官李家超剛剛到北京接受中央的任命，習近平主席在會見他時，指出實踐證明，新選舉制度對於落實「愛國者治港」、保障香港市民行使當家作主權利、推動形成社會各階層各界別齊心協力建設香港良好局面都發揮了決定性作用。這是一套符合「一國兩制」方針、符合香港實際、符合香港發展需要的政治制度、民主制度，必須倍加珍惜，長期堅持。這個重要講話再次明確表明，新選舉制度充分保障，香港堅定走符合自身實際情況的發展道路。

這個道路也與中華傳統的家國情懷一脈相承，未來要長期堅持這條道路，應該充分重視中華傳統價值觀在香港的教育。2020年9月，香港教育局已經成立課程發展議會轄下價值觀教育常務委員會，去年11月底，又發布《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試行版），價值觀教育就是以中華傳統文化作為教育的主幹，協助學生正確認識國家歷史，加強國家觀念，建立國民身份認同。很期待，新課程也能講講端午文化，讓中華傳統寶貴的家國情懷，能在香港繼續傳承下去，發揚光大！



再相逢

老同學定光兄開了間潮州食肆，是在觀塘，名為「潮薈軒」，特別安排一眾舊同學聚會，咱們是幾十年的舊友，彼此又挨過了這段嚴峻的疫情，聚會那天我們還先做好檢測，這樣才會食得安心！

那頓飯還十分難得讓我遇見幾十年的朋友敏姐，她和定光兄合作辦這食肆！

與敏姐當年也是在食肆認識，她和老公親力親為在某大型住宅的會所開潮州食肆，黃淑儀（Gigi姐）帶我們去品嚐他們的超級美食，從此之後我們經常光顧，也跟敏姐夫婦很談得來。但後來不知何故，一班常在那裏聚會的朋友漸漸各有忙忙，最後散夥了，也就沒有再見敏姐他們。

這幾年香港變化大，世界變化大，猶幸還有情仍在的舊同學，就因此我再遇見未見多年的敏姐！

敏姐的食肆是在黑暴期間被迫結業的，氣憤之下離開香港，去到子女移居地生活，但終歸不是自己地方，生活得不自在，還是回來了。

敏姐回來後遇上定光兄，二人商商量量，夾手夾腳搞掂了眼前這間潮州食府。

其實第一眼見敏姐，她是認不出我的，這幾年我已經胖成另一個樣，吃了那麼多年藥，不胖才

怪，自知變了形，怪不得人家不認得。不過說開了她便一一記起來，還說和Gigi姐偶有聯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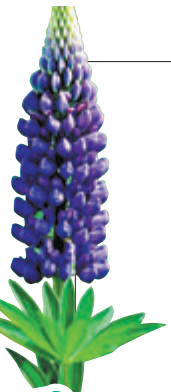
想想也難得，在食肆中認識的朋友，也能在這麼多年後再見上，有緣人才會如此！

敏姐和定光兄提到這食肆，還為我們推介說那裏的點心客人都很喜歡，希望我們有機會也去嘗嘗，同學們一聽便立即行動，興致勃勃地說要約一次下午茶吃點心。

我們一眾舊同學數數手指，都一把年紀了，加上這疫情一會兒高一會兒低，一會兒社交生活這樣限制，那樣限制，湊一起就不容易，大家都要把握時間，能聚就聚，能見便見囉！



◆在「潮薈軒」遇上舊相識敏姐。作者供圖



百家廊

若荷

車過河堤，一群鳥兒受了喇叭的驚擾，從馬路的一側起飛，「嗚嗚哇哇」地叫着飛向遠方，牠們組成圓形的方陣，像一張網，由近而遠地向天空鋪去。我還沒定睛看個清楚，那些鳥兒卻又瞬間遁了回來，投身旁邊的小樹林裏去了。牠們經常這樣群居着，飛起又落下，像和路人調皮地玩耍，捉弄人的好奇心。總有好奇的人停車，觀望着這些群居的鳥兒。僅僅是觀望，並沒有其它的慾望。

這條路不僅修長，也十分幽靜，緊鄰着一片翠色的湖泊，冬日裏，兩岸的景致最好。它們是些冬天的樹，與湖泊、天光三兩交映，在金子一般的陽光下，風拂動岸邊乾枯的葦草，葉尖閃動着水鳥的翅膀。野鴨是隱匿在湖泊裏的，白鷺已飛向南方，偶爾降落的大雁也躲到深處去了，只有這些灰撲撲的鳥兒，在北方的大地上頑強生存，牠們駐紮在周圍密集的樹上，好像樹木與湖泊學生的孩子。

說是樹林，也不是有多麼密集，它們以灌木眾多，其餘的都是些沿道樹，鳥兒在這裏能夠找到足夠的果實。我在離河岸不遠的地方，經常看到一些鳥以樹為家。沿着河岸信步而行，無遠看到牠們搭在樹杈上的窩。牠們有烏鴉、灰喜鵲，從春天一直忙碌到冬天，就是為了銜枝築巢，我想，這是牠們的習性。麻雀是不在樹上築巢的，牠們的巢築在低矮的屋簷下，在鋼筋水泥築成的城市裏的今天，牠們的巢很少見了，樹林、灌木叢，可能都會成為牠們的安身之所。

有鳥兒的地方，天空是靈動的，土地是鮮活的，就連大地之上的植物也變得富有詩意，花開得明媚，草綠得可人，戲水鴛鴦蕩着漣漪。鳥在春天是香草的宣傳員、傳播員，花兒有了牠們，便有了更加深遠雄闊的傳承地。至夏天，牠們是大地上的歌者，穿雲破霧，雷裏雨裏，也要將季節的消息帶給每一個角落，讓人感受時光的溫情，歲月的靜好。秋天，是鳥兒沉默的時候，這個時候的牠們不歌唱，默默梳理着身上的羽毛，極力獲取豐富的營養，為漫長的冬季做長遠的準備；而到了冬天，鳥兒卻又歡快起來了，在冬日暖陽下，牠們不停地

飛翔，累了就在高高的枝頭上棲落，或者躲到自己做的窩裏打個瞌睡，長居的準備長居，南歸的準備南歸。

在河邊，在樹木密集的地方，灌木自然成了牠們隱秘的場所，春天它們開花，冬天枝頭掛滿了果實。也有樹木零星的地方，那些遠在山岡上的樹木，因為沒有同伴的依傍而略顯寂寞，卻並不孤單，你看，在那樹樞疊起的地方，每棵樹都有一個小窩。樹大都是白楊，鳥兒佔據着它們，並不理會行走在大地上的人們到底在做些什麼，自由自在，人們就說，你瞧，這裏彷彿是鳥兒們的村落，鳥兒的樂園！所謂鳥兒的樂園，實則是一個公園、是一片山簷、是一個街道，是沂蒙山區典型的鄉村景象。初冬，天空湛藍，雲朵點點，雜七雜八的樹集合在一起，筆直地立向空中，鳥兒把自己的窩點綴在上面，遠看像水墨的枝頭畫上的一個個逗點。樹兀然立在起伏的山岡上。那些鳥兒的羽色與那些樹們的顏色一模一樣，冬天的樹，是鳥兒的保護色，把牠們叫作鳥兒的村落，一點都不誇張，在今天鋼筋混凝土的城市下，冬天的樹，就是牠們幸福的村落。

零星的樹彷彿大地生出的指節，在天空下齊刷刷指向雲間，指向那一片高遠的藍，所以，樹嶙峋而瘦，且富有骨感，時刻敲擊着大地的音鍵，生成大自然的美好之詩。那些鳥兒是庸懶的，卻又是機警的，就像有過什麼危機訓練，倘若附近有什麼驚擾了牠，牠們就會迅速起飛，但絕不是奪命出逃。大地之上，天空是屬於牠們的，樹木是屬於牠們的，牠們盡可以避開人類選擇一處無人的地方掩身，亂生草叢中也有生命的天堂，而那裏，照樣能適合牠們繁衍生息。

牠們在樹枝上結巢，在灌木叢中尋找溫暖的果實度日，說不上是寂寥還是快樂。在冬日，沒有人願意走近這些枯木朽枝，樂意的只有鳥兒。骨感的樹，是為寒冷的冰雪準備的，為了阻絕苦寒的侵襲，吸納冬日暖陽的攝入。這所有的樹木的交織，灌木的交織，讓冬天的植物為大地編結成了一張網，它樸素而浪漫，溫暖而結實。



演員配音員互相成就

內地娛樂圈整改下包括要求劇集以後盡量減少後期製作找配音員為演出的演藝人配音，要演藝人的「真聲」講對白，目的是改善演藝人出現「數字」對白的不敬業行徑，此舉措於演藝人而言，當然有人歡喜有人愁，亦同時給予經理人們敲響「警鐘」，不要只為「搵快錢」不停為旗下演藝人接工作，置演藝人的職業操守於不顧，間接影響整個行業的風氣。

一直以來，演藝人與配音員是「互相成就」的關係，多少部劇集也因為配音員的輔助，令劇集的主角演員的演繹「如虎添翼」：當年TVB及亞視等電視台亦是配音劇集撐起營運業務的半邊天，任何整改也要從現實情況、時代需求等各方面因素取其「平衡」之道，如果一刀切嘛?!嘿，嘿……不是最佳方法。

「能改善演員的一些陋習是一件好事，不過睇事情千萬不要『一竹篙打一船人』，有時找配音員幫手實在是所難免，例如用外國演員，或者演技很好、聲音不行，要理解及明白有些人平日說話的語調是從『喉嚨』發聲，不一定能『過到味』，加上拍攝時四周的嘈雜很難控制，故此同步收音存在不少困難，重新添置一批先進收音設備的費用，都是投資製作者必然考慮的一環，兼且每位導演對演員講對白、演戲情緒等有着不同的要求，劇本優秀與否，佔每部劇集很重要的『比重』。」

對於講對白要清晰穩健是當演員的「基本功」，這點不少資深演藝人和製作人都表示非常認同：「不過這方面有點瑕疵的演員，經常被人抨擊，總之很多事情也有『檸檬樹下有你我他』的情況，不能一概而論：有部分劇集的演員鄉音很重，劇集就是需要她（她）們地道道地的本地人口音，才夠貼地真實，自然不需要配音。」

鳥兒們的村落

寒冷的冬季，應是「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的時候，這裏的鳥兒卻從四面八方集中到一起，過起了群居的日子。這灰色的、可以飛行的、有聲合唱的鳥兒的巨陣，一旦起飛，很快就將牠們所在的天空遮蔽了，密密麻麻的，瞬間變成遠去的鳥影。有人類製造出的聲音驚擾的時候，牠們會飛得更高，牠們在樹的梢頭盤旋，努力而不確定地尋找飛行的路線，尋找有關牠們的快樂目標。

一幅又一幅的車從這條馬路上開過去，把樹上的鳥兒一次次驚起，牠們成群結隊，簡直就是鳥兒織成的方陣。牠們鳴叫着，無序地飛翔，在漫無目的起飛之後過去，再起飛，再過去，樂此不疲，行人仰頭觀望，嘴裏發出嘖嘖的聲音，這不就是一場借助自然而不需要華麗舞台約束的表演嗎？龐大的鳥的群體在人類之上天空之下快樂地展示。

牠們應該是有一條飛行的路線的，不然怎麼會集體匯聚在一起。匯聚在這裏，不單單是被路過的車輛驚擾，還被牠們的同類，那些喧嘩失措的小鳥驚擾。牠們匯聚一堂，並非只是為了尋找食物，好像也是為了呼朋引伴，抱团取暖。在我很小的時候，就看到過這樣的場面——群鳥集飛。在人類還沒有意識到怎樣抱团取暖的時候，鳥兒就知道結伴過冬了。生命是應該有伴的，有一個結實的團體，才能機智多謀，臨危不懼。多少年來，人們終於明白了生態保護的意義。人類已經適應了有鳥的日子，人們不但學會了欣賞，還學會了愛惜。鳥兒也適應了人類，過着與自然共生的生活。我們居住的城市裏，斑鳩等鳥兒愈來愈多，甚至有鳥兒在市民家的窗台上築巢安家，構成了一幅鳥與人類和諧共生的美妙圖畫。有鳥的湖泊是溫情的，有鳥的村落是大美的，有鳥的樹莊，是沂蒙大地上的別樣風景。

望着鳥兒的村落，所有心懷善意的人都會柔軟頓生，願牠們每一次的飛臨，都能得到人類的善待，願我們每一次的仰望，都會給牠們送去真誠的笑意。季節更替，我們一同等待着春天的降臨，期待着在新的一年裏所有的美好優美綻放，更多的生命一展風姿。



生死一線間

我一向對生死之間的界線十分感興趣，而這幾年串流平台上，也看到不少此類題材的劇集。除了反映亞洲人對死後世界的執迷，也揭示了世界（西方人掌握這些串流平台）對亞洲人死亡想像的興趣。

近期看完Netflix韓劇《還有明天》（Tomorrow），又是陰差大使的故事。人死後可以經意願及篩選，當陰差大使，助死人過渡到下一世/地獄/天堂。劇中女主角是唯一由地獄來的使者，被派到一個拯救自殺者的部門。

看了幾集，本來覺得重重重複也是不同自殺的原因和個案，開始有點沉悶，怎料到差不多尾聲，它提出為何男女主角各自這麼同情/討厭自殺者。

我很喜歡裏面玉皇大帝的說法：無論是人或是使者，自己的命運一定是自己才能選擇的，神不能為任何人代為選擇。而故事一開始時，玉皇大帝有叫女主角選擇，能否離開地獄去救一個

人，那個人不能不救；若她願意，她就要當上幾百年的使者，等那個人出現。

她的選擇當然促成這個故事的存在。而最厲害的是，原來那個人是她自己。由於出現過在她前世的人逐漸浮現，當觀眾數念是否要救前世丈夫？是否要救前世姐妹？原來統統不是，終於她在某一刻發現，玉皇大帝要她放過和拯救自己。

這套韓劇野心不小，還談及慰安婦，以及古代對戰俘女人的不公平，迫人上絕路，令人想自殺；亦大量提及韓國的傳統觀念古舊，引起大量悲劇。

我同期還看了台灣的《月老》，同樣說死後的人與現世人的瓜葛。但它是關於愛情的，是一個人去救另一個人。地獄觀比較簡單，也因為篇幅較短，所以不算重點。電影是台灣出品，極富地方色彩。其中有說女主角意外得到陰陽眼之後，家人帶她到寺廟「收驚」。這些地方特色在HBO電視電影《通靈少女》也有提過。下期再談。



趙鵬飛

一向自詡是有些吃辣的功夫在身上。

雲貴川湘渝楚風味的菜餚，平素吃得較多，烹調方法上不管是清炒、燴炒、香煎、爆香、水煮、油燜、火鍋、乾鍋，只要是不抗拒的食材，不管辣味如何調配，都能平滑柔順地咀嚼出食材之美，還能從諸辣中辨別一些別樣的味道的。

譬如，花椒賦予川辣的麻，舌尖猶如兩頭被點燃的燭火，滋滋作響的交匯聲中，麻與辣在口腔裏結成聯盟，唇舌為之顫抖，腸胃裏的浪漫記憶，也跟着——招供。湘辣的醇厚綿長，更為獨樹一幟，入口便即刻在味蕾上散開的辛香，立刻就勾起對湘西邊城淳樸古舊的嚮往，和對好勇鬥狠剽悍民風的膽怯。多民族生活長久經驗的糅合，秘製了雲南辣味的配方，乾辣椒和鮮辣椒的交織使用，讓原生態的民族風，浮動在蒼山洱海的藍天白雲之下，幻化成了無數人心裏詩與遠方最具象的集結。

相較之下，貴州的辣，看似鄉野純真，卻天然地植入了一種頗具時尚的基因，混搭得了酸甜

苦，包羅得了色香味，總能在不同地域、不同年齡、不分性别人群的記憶裏長存。折耳根、酸湯魚、花溪粉，並不一定輸給貴州果樹漆布、梵淨山、茅台酒。單單一瓶貴州的辣椒醬，就能讓漂泊在異國他鄉的愛辣之人，很輕易找到饕餮同好，暫解滿腸滿腹的惆悵鄉愁。

最近，光顧了一間新開張的韓國食材超市，選購了頗具特色的醬餸韓牛、人氣泡麵，又特意揀了一款醬油、一款辣椒醬，買單離開的時候，看到現做的泡菜煎餅，口水立刻湧入喉嚨。30元港幣一塊，味道竟與預想中高度吻合，表皮酥脆，口感酸辣，頓時食慾大開，也對手上正拎着的一大堆食材信心十足。

果然，韓式醬料醃製的韓牛，無須再費心佐料，只須解凍分割成小塊，放在平底鍋裏用小火慢煎，濃稠的韓式醬汁，包裹着肥厚的牛肉塊，香氣濃郁，汁水飽滿，裏上生菜，肥瘦相間，葷素銜接，愜意的滋味在舌頭上翻騰。吃完牛肉，又用韓式醬料和辣醬拌了一份蕎麥麵，不料竟瞬間樂極生悲，差點被那支看起來普普通通的辣醬，當場給「送走」。

只是稍稍滴了幾滴辣醬的蕎麥麵，剛一入喉，恍若烈火烹油，瞬間燒得腸胃熊熊翻滾，周身立時汗如雨淌，衝入廚房，拉開冰箱，連喝兩大杯冰牛奶，正在全速攻入心肺的灼辣感，方略略有緩和。又刻意細嚼慢嚥了一個蘋果，一隻西柚，胃裏的火苗終於開始漸漸熄滅。

待整個人全然平靜下來，細細對照瓶身上的韓文，用手機逐詞逐句在線翻譯後，才恍然大悟。不經意間選到的居然是韓國地獄級別的一款辣醬。怪不得，頃刻間，便深刻體驗了如墜地獄之感。

對韓國辣味的領教，多來源於韓式餐廳和泡飯。香港有不少韓國人主理的餐廳，烤肉、拌飯、炒年糕、燉鍋、炸雞、泡菜，都很地道。總體而言，韓辣湯湯水，不算很出彩。偶有重辣，也都在可以享受的範圍內。至於泡麵的辣，就更不值一提，全部醬料包都撒入湯中，也抵不過柳州螺蛳粉的微微一瞥。

劉皇叔入世荊州。這一次潰不成軍的食辣滑鐵盧，於我個人的食辣史而言，真是不亞於二戰時，日本出其不意偷襲了珍珠港。